

# 车队长面面观

一年之中，究竟有多少检查组检查红旗列车呢？

查三炉一灶，查岗位制度，查餐车卫生，查路风路纪；信息，在各地汇集，而后朝列车涌来，一趟车一个检查组已使人难以招架，如果上来三五个呢？

在西安开往北京的三十五次特快列车上，我看到车队长孟玉兰在几个检查组的轮番轰炸下，难不住，问不倒，对答如流。乘务员们的工作自然是第一流的，但也须概括地准确地反映出来，精心筛选，掌握分寸，审时度势，一式一招，颇为伤神费心，不是吗？时令已是初冬，孟玉兰的额头上却沁满细密的汗珠……

这使我想起森严壁垒的考场。

## 背大饼的小伙

在北京站前公寓，有人指着一个干练的青年男子对我说：“他就是二八〇车队副队长马祖印。”此人我听说过，但从未谋面，这次算对上了号。他是出来“盘段”的——见到他时，他正准备出门——二七九就要离京，又该添乘了。他朝我点头致意，然后把床头窗下用网兜挂着的两张大饼取下来，往身后一甩，背着。

餐车上什么没有？他为什么背两张大饼？那饼是死面还是发面？咬得动吗？

马祖印看出了我的困惑，答曰：“我是回民”。

从此，每当我从一幅“端盘子的姑娘”的电影招贴画下走过时，由“端盘子的姑娘”总想起这个“背大饼的小伙”。

## “祥林嫂”

二月十一号，我由北京登上二七九，上车即遇见添乘的副车队长蒋华强。

她给我介绍当天第五包乘组的情况，神色竟是忧郁的。当说到车底——说到取暖锅炉的时候，她居然如坐针毡，隔三岔五地就要出去周游一圈，然后回到卧铺车来。她对我并不歉意地说，她坐不住是因为锅炉不正常，过一阵就要补水，否则烧干，烧干就要爆炸，因此列车员要不断地补水，然而补水绝不轻松，列车员要握着水泵柄把压二、三百下呀，直至气喘吁吁汗流浹背！

我们的谈话绕到了客流上。

“……我怕，真怕，不补水要爆炸的呀……”

她突然出去，回来又这样说。

我们的话题深入到行李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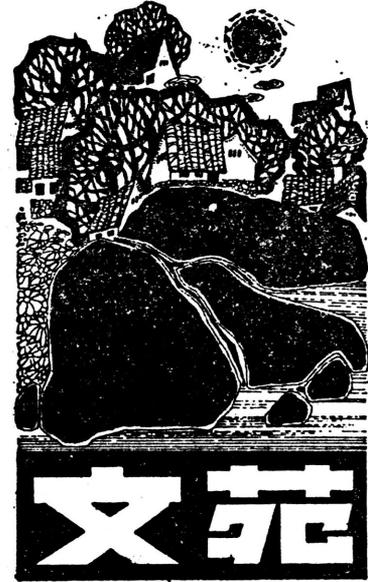
松鹤图(国画)

“……我怕，真怕，不补水要爆炸的呀……”她突然出去，回来仍然这样说。

## 盲流

数九寒天，我两次去北京，两次都遇上在外“盘段”的三十六副车队长贾玉珍。

盘段者，短途添乘是也——三十五次下午一点三十分由北京发车，盘段者登车添乘，跟至前方站或保定或石家庄下车。下车车来，



刊头设计 郭义明 本版编辑 叶广岑

即守候待免式地等三十六次过来再添乘返京，在中转站等待时，无处栖身，便每每要在候车室、车站广场游逛，倘若遇上返京车晚点，那也许就要由午后逛至傍晚直至深夜……而翌日这个游逛者又会在老地方“流连忘返”，周而复始。

大凡车队长外出盘段，不逛满半月是难得回家一趟的。而盘段，似乎是车队长们的主课，每月至少盘它一回。

站前广场，我与贾玉珍对话：

“盘段？”

“盘段。”

寒暄过后，她溶入广场那万千杂色人等之中。

风很硬，她缩着脖子；风很冷，她拢着双手；在三十六或三十五未到未发之前，她不知道应该呆在什么地方？

## 敢死队

搞卫生是怎么回事——谁不知道呢？

红旗列车搞卫生是怎么回事——谁知道呢？

第一次见到二八〇车队长金娟是在车库，是在她们突击卫生的时候。

金娟卷起裤腿，手抓抹布，作为车队长，她身先士卒，带领蓝衣天使们，取饿虎扑羊式，风一般旋向长长的车底。

在二十分钟里，倒烟缸，抹茶几；

在五十分钟里，用板刷沾着洗衣粉溶液刷座椅，前边一下一下刷过去，后边用抹布一下一下擦过来，擦一个座椅抹布就黑，于是提一桶净水，不停地涮抹布。

# 开拓者之歌

记岚皋县交通局副局长胡仁兴



· 陈益斌 ·

题记：岚皋县交通局副局长、岚皋库区公路改建工程指挥部副指挥胡仁兴，走马上任三年，凭实干精神，凭科学态度，凭一腔滚烫的热血，为人们谱写了一曲开拓者之歌。

比思虑更长的路 缠住了他的决心

在山一方——外延百万森林，内涵金、钒、铜、铁……却总也摘不掉“吃返销”的帽子！

在山一方——一条建于五十年代的四级公路，因设计误差，曲线大、坡度大、耗油多……却固执地盘旋了二十多年，直到一次伤亡

惨重的车祸……

在历史与现实，现实与未来之间——胡仁兴燃起了一支思索的烟和一颗跃跃欲试的决心！

安康水电站，以八十万千瓦的魅力，向四周荡漾出透明而光灿的憧憬。

库区，以即将蓄满的蓝汪汪的现实，鼓动他的心帆……

——只有与时代的大潮同步，才是唯一的出路，才是摆脱贫困的捷径啊！

面对一无房，二无设备，三无充足人手的指挥部，面对勘测设计、移民搬迁以及赔偿普查等大量筹备工作，他，毅然迈开了步伐，肩起层山叠岭的翘盼。

从门外到门内

只有一步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一步

从农村到部队，从部队到地方，从行政到交通。可谓人生田径的三级跳……

作为炮兵副营长，他懂得如何精确地发射……

作为副区长，他深悉农村季节和百姓的愿望；

作为公路建设副指挥，他需要懂得的却是他并不懂得的工程业务技术。

外行领导内行的历史应该早已过去；他懂得对一个领导者来说，最大的耻辱莫过于什么都不懂。

于是，他迈出了令

在二十五分钟里，手执长柄拖把——拖把！把几十米长的车厘地板狠狠地拖两遍。

在七十分钟里，擦壁板，擦天花板，擦行李架，擦窗卡；刷厕所，刷洗脸间，刷连接处，刷通过台。

在六十分钟里，擦脚踏板，擦暖罩暖管，暖管下敦布去不了，好办，扑下身子匍匐前进，用抹布去擦，当勾手去擦暖罩内壳的时候，往往将胳膊蹭破皮，沁出血……

当金娟擦了一溜暖管暖罩从地板上爬起来问我——她们象什么时，我说：“象敢死队……”

……

我所认识的京线车队长们就这样多姿多彩的生活着，即使负荷如山，也压不扁生活的信念。他们韧性的脚步，铸一条不断的车辙，一直向着远方延伸，于是三十六和二八〇双双蝉联全国铁路十一届红旗列车冠军。

车队长是什么官？

工友们最信服的一步……

如果不是白天跟技术员一起深入工地勘测、记录，晚上自学绘图、计算……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工作的发言权、指挥权和监督权么？

在面临一次五千多方的大塌方时，如果不是他预测准确，能保住三台机械和几十个民工的生命安全么？

从门外到门内，或许，距离只有那么一步，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自觉迈入的啊！

认准了的事业 炮都轰不回头

在“两班倒”的小憩行列里找不到他；

在六年三十的饭桌上找不到他；

在享受福利和奖金的花名册上找不到他（尽管同志们都说：要是凭贡献拿奖金，他应该拿几份才对）。

他拖着病体，拄着木棍奔波在工地上……

他沿途检查几个重点工程，被一哑炮推出



母亲的回忆(木刻) 郭义明

五米远，打掉八颗牙，上唇补缝七针。在医院呆了八小时，带上药，就又悄悄离开医院返回工地……

那轰轰隆隆扣人心弦的炮声啊！

那永不更改的战士的本色啊！

难怪，在一次紧急任务中，他们硬将七天的工程量压缩在三天内完成了！

在共产党员的立场上他站稳了自己的脚跟

四十多个包工队，承包、验收。……要做手脚，是大有油水可捞的。社会上流行的不良风气告诉他，必须坚守原则，才能确保国家的资财不受损失。

他订了“缩减管理费，保证工程，不滥花国家一分钱”的原则；订了“一不吃请，二不受贿，三不徇私情”的原则；订了“一条路，一个单价，一个标准”的原则……

他断然拒绝了凭空飞来的两块高级手表和三百元现金……

在验收一项工程时，他发现与合同标准不符，立即扣回七千元；对误算的一项桥梁工程，补发一千元……

于是，三年来，仅库区工程一项，为国家节省资金一百四十多万元，库区改建路面全部达到国家三级标准。

于是——在共产党员的立场上，在先进模

范的位置上，在领导和群众的心坎上，他，伟岸地站稳了脚跟！

路，在开拓中延伸

胡仁兴——这个农民的儿子，大巴山的儿子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他苦于不能为改变岚皋的贫困面貌作一番有效的拼搏，今天，他终于如愿以偿了！

站在浸透心血的安康公路上。站在改革的制高点上，他看到了什么？

——他看到，满载香菇、木耳、金、钒、铜、铁……的“东风”、“解放”直奔山外；看到地板条，折叠椅、精干麻……走南闯北，飘洋过海！

他看到，速度、效率、富庶、繁荣……正沿着这条闪光的路通向巴山深处！

——而这条宽广的大道啊，正以它顽强不屈的风姿，延伸在人们的心中！

(题图 田路)

